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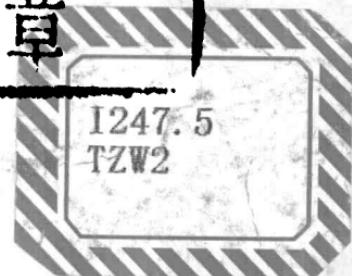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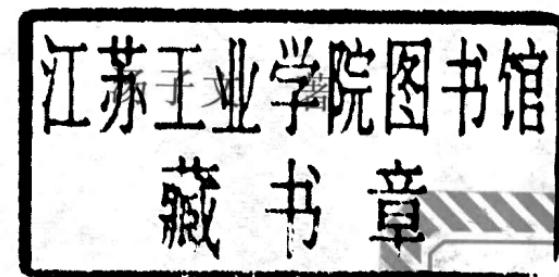
断肠人在天涯

汤子文著

远方出版社

I247.5
TZW2

断肠人在天涯



2

远 方 出 版 社

断肠人在天涯

汤子文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市华宇商标彩印厂印刷

开本:1/32 印张:13 字数:326千

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80595—139—X

I·57

定价:26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序

龙长吟

汤公子文，湖南醴陵人氏，才思雄骜，心性刚直，虽少小能文，然时运被阻。汤公之文，蓄势于十年浩劫之牢笼生涯，喷发于改革开放 20 年中，时顺心融，手不停披，洋洋洒洒，花甲之年，得 500 万言，已出书十余本，正可谓著作等身。其为文也，以事为经，以情为纬，以理为帅，因情遣词，据义成章，仰观俯察，借历史以鉴现实，写物性以见人情，揭人生之无穷奥妙，摹命运之穷通困达，诫人训世，皆在表平如镜、内涌波涛之叙述中。虽无关国家之纲纪法度、民族之兴衰治乱，却可以辨人心性之善恶忠奸，助教化、正风气，美伦；虽无经天纬地之用，兴邦治国之功，然激浊扬清，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。

汤公之文，辞不奥而义颇深，题取小而思趋宏，文求其曲，事求其诡，理求其直，情求其浓，思求其巧：或先蓄而后发，或先曲而后直，或先隐而后显，或先抑而后扬，既变化无穷，又理路清楚。观其全貌，笔墨之畅，心思之灵，文辞之美，义理之深，意趣之高，与“雅”何异？与“俗”何干？雅俗合一，回归正统。通儒夙学赏其文，会其心，凡夫俗子明其意，感其情——雅俗共赏，文学之正宗，正宗之文学也。

夫正刚正矣，然正必平，统必稳，不平不稳，何以正乎？何能统

乎？故重传统者，革新不易，尚平稳者，突破惟难。当今知识爆炸、观念日新，倘若唯正统是尊，无异于自我封杀。个中奥妙，各有体会。有为者无不广纳新风，兼容新潮，守常而不守旧，创新而不随流，锦上添花，锐意新进。庶几，汤公之文，近化境矣。

汤公之为文，长以命相搏。腹稿就绪，捉笔挥毫，不成不止。待得文工字峻，一篇既成，槁形枯面，灰颜乱须，颓颓如出牢之囚，蔫蔫如霜打之叶；然内心成功之欢悦，除却汤公，谁能得而知之？谁可共而享之？人生乐事，莫过于斯。世人只知有方家，却难知方家之苦，难味方家之乐。为让世人体会汤公之苦，分享汤公之乐，特作此序，奉于诸君之前。

壬午岁冬月

（龙长吟，著名文艺评论家、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、湖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、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，有《民族文学学》等著作十二种）

目 录

序	龙长吟(1)
断肠人在天涯	(1)
黑狐	(34)
毒蜘蛛	(74)
乡里有种植土皮蛇	(114)
小公务员奇遇	(142)
狗葬	(185)
诱惑	(209)
恶作剧引发乌鸦疑案	(238)
海蛇行动	(257)
纳粹“军花”	(292)
樱花泪	(324)
还珠湖之梦	(362)
评论:他和他的“一千零一夜”	郑小眉(403)

断肠人在天涯

二十世纪初叶，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，一条穿洋过海的远洋客轮，顺利地行驶在地中海深黑色的波峰浪谷中，向西班牙的巴伦西亚港方向开去。

因为再有十来个小时的航程，就是说，在明天早晨太阳露脸的时候，就可以抵达巴伦西亚港，所以大多数旅客都兴奋得没了睡意。他们有的在舱房里舞着，唱着，有的在甲板上散步，聊天，就像迎接一个久已期待的盛大节日一样。

在主楼舱的一个豪华套间里，此时正有一位西班牙阔佬在和一对中国夫妇开怀畅饮。西班牙阔佬卷发蓝眼，身材魁梧，体格雄健，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他叫路尼思·托马尔，西班牙驻中国某城领事。他在中国任职多年，这次是奉调回国的。

陪他喝酒的中国夫妇，男的叫卢大，行武出身，善使洋枪，胆大艺高，武功卓绝，历来被清廷派为商船保镖，多次出使西洋各国。这次，路尼思离职，清廷又特派他随船护送。

本来，护送路尼思乃公差一桩，他一人相随而去就是了，为何又要带着家小？原来，卢大的岳父，也就是他的恩师，晚年授艺于西欧诸国，不幸殉职于西班牙比利牛斯山下。事隔多年，怀念日盛，这次出差西国，他便想趁此难得的机会携着爱妻和七岁的女儿

小莉前去扫墓。可能的话，把老人的尸骨迁殓回来，使之回归故土，也算了结了后人的一桩心事。

路尼思对此通情达理，愿意提供一切方便。他自己住套间的里屋，特地把外面的一间让给了卢家夫妇，全部费用均由官费支付。并许诺到了西国后，他负责安排食宿和扫墓迁坟等一切事宜，包括观光旅游和回国的船票，不要卢大掏一文钱。行动上的兑现是最好的证明。一路上，路尼思慷慨解囊，亲如一家，感动得卢大夫妇热泪满眶，连小莉也一迭声地叫伯伯。

今夜是漫漫航程中的最后一夜。除小莉白天玩累了早已上床睡觉以外，他们三人决定痛饮相庆，熬个通宵。

“来来来，卢先生，卢夫人。”路尼思频频举酒，其情之盛，其意之真，仿佛这两个中国人不是护送他归国的仆人，而是莅临西国的贵宾。

卢夫人本不会喝酒，陪着领事强喝了几杯，早已双颊如朱，不敢再喝。卢大却盛情，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，连夫人的也代替喝了。

如此边喝边聊，不觉已是夜深。

突然间，“砰砰砰”一阵乱枪响起，甲板上一片骚乱。卢大和路尼思同时侧过身子，撩开果绿色平绒缀花窗帘，从圆形的玻璃窗往外望。只见黑色的海面上，一些贼眼般星星点点闪着神秘火光的船只，正呈包围之势劈波斩浪而来。那射出的乱枪子弹飞蝗般划破夜空。

“不好，海盗！”卢大跳起来叫道。

路尼思“啊”的一声，顿时形如木偶，面色苍白。

“轰！”一颗炮弹落在前舱，整个船身剧烈地晃动。远洋轮像一条受伤的巨兽，渐渐地停止了前进。

欢乐的乘客顿时变得像面临火山的难民，呼爹叫娘，乱作一团。不少人提着沉重的行李，慌里慌张地向海里跳去。

卢大一抖手中的酒杯，“啪”，把舱房内的顶灯击碎，使室内变成一团漆黑。随即拔出手枪，用枪头敲破了圆窗的玻璃，凭着窗口就向海盗船射击了起来。

卢夫人赶忙抱起被枪声惊醒的小莉。路尼思则摸黑收拾着他的行李，包括那些从中国带来的瓷器和铜器。

卢大的枪口弹无虚发，一梭子弹，撩倒了最先接近轮船的那条海盗船上的黑影，又当当几枪，击断了那船上的帆绳。船帆落下了，船身立即失去控制，在汹涌的海浪中打起旋来。

这可激怒了后面的指挥舰，上十门舷边炮立即射出疯狂的火舌。浓烟起处，轮船着火了。数百名乘客争相往海里跳。

海盗们借着火光，用长刃大刀砍杀着落水的乘客，抢夺着他们携带的财物。

海面波翻浪涌，一片哭喊声，狂叫声。卢大深知抵抗已无济于事了，如不趁机逃生，那只会沦为海盗们的刀下鬼。于是，他一手拉着小莉她娘，一手拉着路尼思领士，叫声“你们跟我来”，便摸黑向舷边冲去。

路尼思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袋，里面装着他在华任职数年弄来的心肝宝贝，死死不肯松手。

“大人，你是要命还是要东西呀？要命就赶快丢掉这该死的口袋！”卢大焦急地吼道。

“不，我的上帝，我不能丢掉它！”路尼思带着哭腔地攥紧那口袋道：“多少年来，我经受了远离国土和亲人的痛苦，我受尽了上司的指责和屈辱，几乎是用生命和鲜血，才换来了这一小袋微薄的报酬，现在家园就在眼前，我怎能前功尽弃，付诸汪洋？”

“唉，惜财也得看啥时候呀！你没看见大船都起火了，海盗们就要冲上船来，到那时我们就出不去了！”

“不行呵……”路尼思干脆一头扑在这宝贝口袋上痛哭起来。

小莉在妈妈的怀里醒了，哭喊着：“爸爸妈妈，为什么不开灯

呵，我怕！我怕！”

小莉妈也急了，跺着脚道：“她爹，既然他舍不得，我们就帮他抬吧，抬到哪算哪！”

“唉！”卢大只得伸过手来。三人一起，拉着这口袋缓缓向船边移去。

有一条船上的海盗已沿着舷梯在往轮船上爬。卢大扬手一梭子弹，海盗们纷纷落海。

“快，往那边下去！”卢大把一只救生圈抛到海里，“我们已经迟了，再磨蹭就全完了，我在这里掩护你们，你们先走！”

卢大趴在一堆缆绳边机警地注视着那几条猛扑过来的海盗船。

路尼思鼓起吃奶的劲，想把口袋扛在肩上，可扛了几把都没扛上：“来，夫人，帮一手！”

卢夫人放下小莉，用力一提，帮他把口袋扛在肩上。可就在这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从海盗船上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她的腰部。她全身一抖，揪着这沉重的口袋，一起倒了下来。

路尼思长叹一声，连唤：“卢夫人！卢夫人！”两手一摸，血！她的脸色立即惨白了。

小莉扑过去，揪着妈妈痛声哭喊。

卢大不知妻子是为给路尼思扛口袋时被打死的。忙一手抱起小莉，一手拉着路尼思，狂喊道：“见到了吧？再要这口袋，可莫怪我不管你了！”

路尼思没法，伸手往口袋里抓了一把，塞进裤腰，就跟着卢大走了。

卢大不愧是一个在海上闯荡惯了的保镖，他下海不久，不但神奇般穿过了那片闪着弹光刀影的血波海面，而且意外地得到了一条从海盗船上遗落的橡皮艇，正好可以乘坐二、三人。不幸中之万幸，他们是可望逃脱这场大难了。

谁知，在这节骨眼上，路尼思又捅了一个漏子。他在橡皮艇内刚刚坐定，就迫不及待地从裤腰袋里搜寻着他冒死留下的唯一宝贝。这是一个长方形酱紫色鹿皮盒，古朴而精致。他在耳边摇了摇，嘴上浮起一丝笑意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巨浪涌来，橡皮艇被举上浪峰，路尼思身子一歪，手中的鹿皮盒落入海面。只见他惊叫一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竟像蛤蟆扑食般纵身跃起，扑向海面，去抓那宝贝。

宝贝是抓到了，可他却像条笨牛般在浪花里挣扎着，呼喊着。这一闹不要紧，却叫正在海面搜寻的一条海盗轻舟发现了目标。呵，原来这里还有一条漏网之鱼，于是立即扫过来一梭子弹。

情势危急。卢大纵身入海，抓住了路尼思。路尼思面部已被子弹划破，正在流血。卢大把他举过头顶，抛回艇上，急切而郑重地说：“大人，我奉朝廷之命护送你，没想中途会出这么大的乱子，眼下情势危急，凶多吉少，我尽最大努力来掩护你。你如能逃生，请把我这孤单小女代为抚养，我们夫妻在天之灵，一定万分感激。拜托拜托！”

路尼思深为感动，含泪道：“卢先生，别这样，快上艇吧，要死我们一起死！”

“何必呢，逃出一个是一个，何况我是奉命保护你的！只是小女之事，一定拜托！”

路尼思更是感激不已，呼喊道：“万一先生有何不测，小莉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放心吧，保重！”

卢大望着随风远去的小艇，毅然转过脸来，对着疾飞而来的海盗船，扫过一梭子弹。与此同时，一串疯狂的火蝎，直向他头顶压来……

二

三天后的日落时分，路尼思带着卢小莉，在巴伦西亚港上岸了。

他们的橡皮艇随风漂泊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才被一艘过路的双桅船所搭救。好心的船主绕道把他们送到巴伦西亚港。

虽大难不死，但路尼思却像丢了魂似的，整整一个月闭门不出，不向任何人通报他已回国的消息。他躲在别墅楼房的豪华居室里，半天半天地倚着窗口，望着大海呆呆地出神，像要望出什么，等到什么。

是的，丢掉那一袋随身财宝，无异于丢失了魂魄心肝。他至今不肯相信海盗的劫杀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而认为是一场恶梦。恶梦是会醒来的。他幻想着有朝一日会有一叶轻舟从烟波里驶来，将他的那只宝贝帆布口袋完璧归赵。还有，那个情义深重的中国人卢大，他难道真的已以身殉难？他不相信上帝会让这样忠厚无私的人葬身海腹，他等待着他的归来，和这个可怜的小女团聚，并一起去祭扫她未见过面的外公的荒坟。

从一上岸，他就将小莉妥善地安置着。他命家人请来全城最高级的儿科医生给小莉全面地检查了身体，给她配备了最好的、具中国口味的饮食，并为她添置了几套贵重的新衣服，买了一斗车玩具……。他觉得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对得起忠心护送他回国的卢大，当卢大死里逃生，登港上岸之日，他才有脸面见他。

然而，足足地望了一月，财宝不见送来，卢大也没见上岸。城里纷纷传说着这次海上浩劫，说全船数百名乘客，无一生还。有一个开枪抵抗，企图逃命的，也被当场打伤，拉到大船上砍成肉酱。

呜呼，这被砍成肉酱的除了卢大，还有别人？

路尼思从迷惘中渐渐清醒了：宝贝不会回来，卢大不会生还。

他必须履行卢大的嘱托，把小莉抚养成人。

他为此痛哭了一场。哭宝贝永远丢失了，哭卢大永远不会来领他的女儿。

十年过去了。

卢小莉终于在别墅里长大，长成一个花枝也似的东方型健康美丽的少女。

十七岁那年，在小莉的一生中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惨事。

那是一个阴风飒飒的夜晚。吃过晚饭，她感到身子很冷，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卧室，准备翻翻书就上床睡觉。自开始成年以后，她在别墅里的待遇渐渐好了起来，好得如同路尼思亲生的女儿一样，并给了她一间单独的卧室，室内陈设雅致，用具精美，是典型的西班牙上流社会小姐们的住房。

正当她拿着一本《简爱》，揿亮床头花枝形台灯，准备躺到床上去的时候，忽然女管家敲门了，叫着：“小姐！小姐！”

小莉丢下书本，就去开门。只见女管家说：“刚才接到路尼思·托马尔先生从哥伦布大街一〇一号公寓打来的电话，说那里的女主人举行招待晚会，先放电影，然后跳舞，其他的男客们都把自己的女友或女儿带去了，他叫你也去一下，他派来的汽车已经在路上了。请小姐快收拾打扮一下吧！”

事情来得突然，小莉毫无准备。正在犹豫间，大门外响起了小车的喇叭声。

“快吧快吧，车都来了！”女管家催促着。

小莉没有办法，急忙换衣。

一〇一号公寓的女主人是个红极一时的人物。当路尼思把小莉迎下汽车，引导着走上四十一级白玉石台阶，走过铺着猩红绒地毯的长廊，到达宫殿式大客厅时，那里已是高朋满座，贵宾云集。新到的客人争相把自己的女客介绍给这位新的达官贵人。路尼思也挤过去把卢小莉介绍给了这位女皇。

“这是我的中国养女——卢小莉。”路尼思谦恭地说。

“女皇”睁大双眼把小莉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会，衷心地赞叹说：“呵，多美的东方女性！这将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美人呀！”她转头对客人们大声说：“没到过中国这古老文明国家的人请看看，这就是中国美人的雏形实体。她来出席我们今天的晚会，给晚会增添了东方的色彩，更使我想起了自己在中国停留的那些辉煌的、永生难忘的岁月……”

客人们的目光一齐转向这位东方女性，无数的啧啧声淹没了女主人的话音。

女客人们的目光由惊奇转为了妒忌。

小莉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路尼思掩饰不住内心的沾沾自喜。

“我的尊贵的客人们！”女主人的话音重又响亮起来，“我在中国学得了一句成语：无巧不成书。值此各位对这位东方美人赞不绝口的时候，我的晚会的第一个节目——电影招待，也就要开始了。这是我在中国拍摄的一个片子，片名叫《中国杂技》。中国杂技是世界杂技中一朵最艳丽的鲜花。你们不仅可以从这里看到精湛的杂技表演，而且可以看到许多像卢小莉小姐这样的东方美人。”

“咔嚓”一声，映机向银幕射出了强大光束，室内灯光齐暗。银幕上出现了神话般的“狮子舞”、“走钢丝”、“顶碗”、“咬花”、“秋千飞人”……。电影是无声电影，女主人边放边口述着，像在回忆她的中国之行。话语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。

忽然，银幕上出现了一根粗大的绳子，一位身材修长的年轻女人，像猫儿般轻捷地爬到了绳子的顶端，然后在绳子上做出了各种动作：旋转，倒挂，翻斤斗……。女主人充满感情地介绍着：“我在那片古老大地上捕捉着中国杂技的珍品时，惊异地发现，那里也有我们欧洲的传统杂技项目——绳技，而且动作和我们西班牙绳技

几乎一样。我是在一个卖艺场上临时抢拍这组镜头的，准备第二天去访问这位表演者，可谁知第二天等我去时，他们的杂技班已经走了。我以后走遍半个中国，再没见过这个杂技班，也没见过绳技的再次出现，我为此至今感到遗憾。”

这时，银幕上的绳技表演者把动作推向高潮，旋转之中，突然打住，一个亮相，亮出她微笑多姿，轻松自如的面孔……

“你们说，这个漂亮的绳技表演者像不像我们的卢小莉小姐。”女主人诙谐地问大家。

客人们齐声说：“像，像，真像！”

甚至有的说：“难道中国人是用模子做的？”

女主人打趣道：“我说了无巧不成书嘛！”

在这个客厅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此时此刻，有一个人正为此震惊万状，思绪翻腾。这个人就是路尼思·托马尔！

他没想到女主人会放个中国电影，更没想到电影中会有个绳技，而最没想到的，是这个绳技的表演者正是她——一个和自己有过短暂相处但终生难忘的人！

没有错！最后亮相的那个镜头告诉了他。

这是他内心的秘密，不可向任何人公开的秘密。多少年了，他默默地回忆着那件往事，那件用残忍换取欢乐的往事。然而，仅此一次，以后没有再来，永远不会再回来，他没有旧梦重温的机会。他常后悔当初不该走错了一步……

舞会开始了。小莉被高贵名人们轮番拉入了舞池。路尼思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听人们还在议论：“像，像……”

夜宴开始了。小莉被主人和客人的酒杯包围着。路尼思呆呆地坐在暗处独饮，耳里传入人们的再次议论：“像，像……”

是呵，小莉就像他日夜思念的那个中国女艺人，一点不假！

“嚓！”一只酒杯在他的手心里捏碎。幸好他坐在偏僻的暗处，没人发觉这个反常的动作。

晚会散了。人们醉醺醺地走出了公寓大门，各自归巢。

已是下夜时分。天下着毛毛雨，外面很冷。

“我……我醉了……”小莉碎步走着，手捂前额。

“我也醉了，孩子。让我们先到那家大饭店弄碗解酒汤喝了再回家吧，不然会醉倒的。”他搀着她向巴伦西亚有名的大洋饭店走去。

卢小莉一到饭店就扑在桌子上。路尼思弄来两碗“解酒汤”，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，在给小莉的一碗中抖了抖。

小莉喝过“解酒汤”，连眼都不睁地说：“我们回家吧！”

“好，孩子。这就扶你回家。”

他扶她走上了楼梯。上面是饭店的住房部。他早已在电话中向那里订了房间……

三

卢小莉一觉醒来：悲恸欲绝。

还没想清应怎样洗刷自己身上的污水，怎样结束自己的一生，她惊愕地发现，身子中出现了异样。

路尼思知道后，平静地安慰她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会妥善处理的，重要的是你要养好身体。”

一个晴朗的上午，路尼思到小莉卧室悄悄通知她，要请医生给她处理腹中异物。为了不为人知，他叫她先步行到塞纳斯公园湖边去等他，他亲自开汽车接她到医生那儿去。

在塞纳斯公园湖边，卢小莉像木偶般被搬进了黑色的小轿车，路尼思亲自驾着它，沿着海岩公路飞跑，边跑边不时地和她说着一些开心的话。

小莉一言不答。从大洋饭店的沾着血污的床上醒来起，她的心就再没有苏醒过。她记得，当时房间里没有第二个人。路尼思

是过了很久才过来的。她质问他，他愕然，否定，继而说可能是梦里……。她发了疯似地扑向他，用头撞他，用嘴咬他，用脚踢他，恨不得把他撕碎。

他没有还手。还是含糊其词。但有一点，他保证“帮”她承担一切后果。

她太年轻了，什么都不懂。只知失身，不知怎样失身。好像是突然遇上了一个魔鬼……

车子在公路上飞驰着，好像没有尽头。窗外，一边是蓝晶晶的大海，一边是连绵不断的高山。山，越来越高，像扑向大海的千军万马。

公路不知不觉地缠绕在山腰上。海平面下沉了。海轮像一只只火柴盒。海鸟像扬起的灰尘。海水拍击着万丈石岩，像她的心一样狂喊。

小车在一片草地上停下。

“下车吧，孩子。”路尼思指着远远的山坳里一栋乳白色的房子说：“到了，那是一个有名的产科大夫的家，步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小莉走下汽车，抬眼望那栋房子：白墙白顶，隐隐约约，全处在绿荫的掩映之间。脚下有一条小路通向那里。小路沿着海边，弯弯曲曲，蜿蜒伸展在巨石狰狞的悬崖上。

小莉心已死寂，没有多想，木然地站了一会，便跟着路尼思踏上了那条小路。

不料，走到一堵黑色悬崖下，路尼思突然转过脸来，将一包石灰粉撒向她的脸面，随即用汽车扳手朝她头部一击，叫声“小贱人，回你的中国去吧！”便把她推下悬崖，落入大海。

大海在咆哮……

望着那滚滚狂涛，路尼思长吁了一口气。唉，总算是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这桩丑事，不然在社会上张扬出去，或让上司知道了，那自己就一切都完了！